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九十二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八

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命

太保先周公相宅

召誥篇曰惟二月既望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越六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傳曰

於已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淮南子曰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許氏曰今太行山也

周公曰不可

(卷八)

(召誥)

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左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

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母

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按文多不解亦出逸周書

○又曰成

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

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它書又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

亡

○周官大司徒篇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

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

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司農曰土圭

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鄭康成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履祥按二鄭之說本周髀之法詳見周髀筭經然天有歲差故古今日景亦自微差尺有五寸之景周在洛陽漢在陽城唐在浚儀宋在岳臺

### 三月戊申太保至于洛卜宅

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

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越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三月

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太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  
四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

甲寅位成

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氏

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乙卯周公至于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

邑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蘓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越三日丁巳用

牲于郊牛二

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後稷配故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

饗之此其饗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饗之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召誥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

即多士之書也蓋以王命為書誥命庶殷故下文召公又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王命告庶

殷又當自治也侯甸男男邦伯亦當有書其叙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

○多士篇曰惟三

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于往也於是周公



以三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  
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為明年之書失之矣周公營洛  
至成王烝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矣奚為明年而曰  
初于又何為周公營洛與初政于洛二年之間皆以三  
月然則謂明年之書者孔氏之失也亦書序誤之也遷  
洛之意凡二一為土中二為化商名誥之叙以王都為  
重故不及化商之詳止曰以書  
命庶殷而多士自為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

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

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

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

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  
之也弗弔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

者言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亡也周實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體天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德也商周之際天寔為之聖人固不得不為也謂不幸旻天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勅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正之理則一弋者繳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剪商之心也天以體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之治下民秉為者民心秉彛之理其所以流行發用者也天之理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畀其治而不畀其不治者天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天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而一毫之私意不與存焉

我聞曰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

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而商士未釋然于此然則成湯

之伐夏非耶順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為力強其未喻而告之也難為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篡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啟商武庚之稱亂宜民之未服也若紂之虐而歸周因武庚之亂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聲氣習如此迹其攻位以營洛奔走以就遷非有悍然不服之態也而周家奚為屢告之聖賢之化貴於表裏之交孚

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為緩而聖人以為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國者以其能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蓋出災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內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際其諸天心之尤可見者與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桀為淫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聞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畧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意故施

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汰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今後嗣王謂紂也天

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紂之誕罔顯于天況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夫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位為樂也是以誕淫厥汰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桀之淫佚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為淫佚雖天威之臨民品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帝自棄也紂之罔顧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為之至於國亡而身為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

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

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

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

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而及於今日之遷殷

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豈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勅于帝武城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乎我予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商邑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

是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

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草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

天命

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命不

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爾其不可惟我之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草夏之事矣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者草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僚故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

質直知天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  
之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奚間商周然即其言  
則其怨周者在身之貴賤非必在商之存亡也使周而  
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家不爾也夫富貴其  
人求其服已是利而得商非公也以此示民得無有忘  
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勸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  
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可想矣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非  
予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  
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  
循理商民知此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朕來自

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伐淮踐奄各伏其罪  
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減爾民之死命所



以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遯爾土使親比臣  
事于我宗周習為多遯夫移爾遐遯罰之也比事臣我  
宗多遯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  
土實離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為不  
幸而豈知其為甚幸也哉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  
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遯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  
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

或言爾攸居

予惟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

之書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邑之營固以四方無賓禮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臣我而習為多遜也蓋一舉而業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褒賞加焉天之畀矜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亡而身為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為邑或曰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殷民之遷洛也其子弟親戚猶有在殷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蓋寬其懷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間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召誥篇曰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命侯甸男邦伯書曰梓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曰

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

以厥庶民暨

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

疑作矜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  
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為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為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叙見於召誥曰三月惟丙午肱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

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蘓氏所謂洛誥之叙也。朱子亦嘗以為然。夫蘓氏既以康誥之叙為洛誥之叙，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為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叙冠梓材之首，合為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為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前，而今古文文躐於召誥之前，繼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叙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叙也，蘓氏知其不可冠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

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焉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為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役於王室者為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於大家以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即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

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  
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  
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  
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  
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  
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為公家之  
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大役服勞  
王事皆與赦除同于良民故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  
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啓侯監之言在  
於為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  
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者老  
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春  
臺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



命皆為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成勤之事  
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  
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  
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為喻自此以下既字為多故  
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畝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  
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  
夫營洛之事一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  
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  
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  
所以為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

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  
總叙於召誥而又各自為書各自有叙其後備召公  
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  
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  
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  
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  
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  
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叙逸在  
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為梓材者合為一篇以既前  
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 太保作誥

召誥篇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朱子曰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洛下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並覲

于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此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于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達之王履祥謂周公在洛既以王命誥庶殷及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公以達故曰誥告庶旅王若公此亦事從其長不敢專達之意也

殷越自乃御事

蔡氏曰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

為執事也朱子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

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而天

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此數句者一篇之

大指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

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朱子曰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絕

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

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聖之人退藏病  
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  
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  
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將如紂  
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  
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  
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葉氏曰智藏癭在言至紂而愚  
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祈和於天也  
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  
而眷周其命方懋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  
不可不敬以保之

若今時既隆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

既隆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

也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  
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  
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  
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  
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皆  
隆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

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隆命所

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  
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  
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  
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  
古已不可遺况  
其能稽天意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

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

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

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  
用顧畏于民暑者暑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  
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王來

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

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旦  
王命來此定邑耳履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苾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

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  
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  
言於周公昌名之蓋君前臣名將達  
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

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

德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

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于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于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履祥按恤商乃今日之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



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氏曰言夏殷

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履祥按此謂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以有休美之功者不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可踵其所以亡也

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

可不慎其德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習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

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

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履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以德保天而已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

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

于天下越王顯

蕪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

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寔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

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以字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  
彛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上下勤恤  
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氏曰刑儀刑也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

蘓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為天命

也陳氏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氏曰王其能敬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以欲其上下勤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讐言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

成命王亦顯

蘓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

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  
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  
保受王之威命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我非敢  
世林氏曰讐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蕪氏曰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以贊

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苾祀上下而祈永命履祥按此末章旅王之辭

○洛誥篇

曰

洛誥篇內非一時之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

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又如  
復於王者如願有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攝  
王至此復辟為王莽篡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  
定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

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  
東土之洛自此建立基址以為君臨天下之地也予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

卜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

宅則王城為已卜厥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為已吉後  
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質神

明至肅已營而卜澗瀍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  
又改卜之聖人不爾為也召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也

周公乙卯之所卜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  
焉者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

三者皆不吉而為洛之食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墨而  
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

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真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

王拜手稽

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

宅俘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呂氏

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天之休命非出于已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益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敢不敬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為周配答上天之休也休常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當之

於周公不敢臣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王享歷年敬  
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周公親則  
叔父職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東征來歸之後  
可以閒矣而作洛周公非固好為之畏天命也畏天命  
故不敢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周

公率百工迎成王於周以居洛而告之也觀予齊百工  
佂從王於周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之辭可見王氏曰  
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  
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  
秩而祀之也朱子曰自此以下  
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

予齊百工佂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其往

此百工即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蓋欲成王躬率

百官往洛邑也周公教羣臣事君之道惟曰庶盡其所

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為有功也然在王則當即命之

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

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惟與也又命之

曰汝受君命益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視此記功之籍

不可自隳前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有功見知為喜而

又戒其恃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悉自教工也朋

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後漢書引此作

慎其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彛及撫事

往

如予

燄小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燄燄自是

彰灼次第不可撲遏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

熾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尋常及其撫治惟以在周

政事皆當如予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



工往新邑伋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王以所從于周之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嚮往即就其僚采之事浚明奮揚以成其功而惇厚圖大以裕其俗則成王其永有辭于後世矣蓋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之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為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于世也

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

王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謂公明保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久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功宗之大禮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至于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事則惟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興和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沖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公曰已汝惟齋戒絜謹奉祀而已自餘非我所能及也

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彛汝乃是不夢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

公答成王冲子苾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教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永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王於是年既長矣而以冲子退託自居故周公告之曰已者欲其勿為退託也汝為冲子亦既長矣當思終之責夫有天下宅土中朝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偽而後黜陟各當其知之者無它術亦曰敬而已矣享獻也凡諸侯朝貢於天子謂之享有者或有之辭也其或有不享非不供職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升降揖遜俯仰其儀為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蓋其輕傲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惟諸侯不用心於享上故國人化之亦將曰不必享于天子矣舉國不知有天子則其施之政事必有爽亂王度而侮蔑禮法者此識察諸侯之要也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固有施行未及者而平日所以告成

王不輔民彛之道固亦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頌  
我不所不暇者聽我所教輔民彛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  
非所以為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  
繼叙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廢乃命  
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王其  
往彼洛邑寬裕我民則無遠而皆至矣蓋京師天下之  
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方歸之不待言者呂氏曰武王  
殁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  
如周公天下所以王曰公功棣迪篤罔不若時此答周  
不廢成王之命也公之辭  
與明農之請謂公之功已至然所以輔導予者願益  
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

歸宗周

洛誥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

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缺文迪亂

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即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救公功謂久安於公之成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謂王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留後之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退即君子于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方向導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尚未底定則人心亦豈能久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開導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衆與百工誕保文武受民治為四方之輔朱子曰四輔猶四隣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朱子曰此王與公訣

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蓋公之功人心方肅而迎之祇而說之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然我亦惟無怠其所以康乂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儀刑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吳氏曰前漢書多引公無困我當是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

謂王命予來此洛邑承保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之民且益大我以恭敬其事此答上文誕保安武受命民之語也孺子來視宅洛之新規模增重周官之制加厚殷獻臣之賢其治為四方之新辟為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曰其自是宅中出治萬邦咸休則為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為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公以自時中又望之若予以此多子衆卿大夫及凡治事之臣增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之衆望為周家誠臣之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益殫盡文祖之德使無未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 倅來恣殷乃命

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又述成王命

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既而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柎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蘇氏謂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重于裸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柎鬯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二卣禋于文武而為成王祈福其辭若曰惠徼篤厚繼叙之福使王無有疾厲使子孫萬年殷飽乃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叙雖萬年之遠其戊辰永觀化懷德此蓋祈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王也

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

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或久戊辰祭告

爾丞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為周公留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逸也成王時大典冊皆史逸為之此祝冊所告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餘無它辭賓迎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也咸格諸侯羣臣皆助祭也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裸鬱鬯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誥上冊祝冊也此冊冊命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年

舊說惟七年者即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履祥按洛誥名誥相為始終然惟洛誥之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

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為王留洛而相勉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于亂雜也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為定亦或於此失之

清廟之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集傳曰言於穆

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數於人也○朱子曰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履祥按不顯不承說者曰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於義不通不字當讀作丕凡詩美辭而加不者皆丕字也如古祝詞曰不顯大神蓋謂丕顯大神也古字通用或傳寫誤也是又當為讀詩者言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

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以為天

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

西土岐周通為圻內

分

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

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

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居治也鄙以衆士治國家以大夫得

當作治

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

不相雜交也

乃設丘兆

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

受命於周乃建太社于國中其疆東青土南赤土西白

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凡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一面之

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

苞覆苴裹土封之為社也

乃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

有四阿反坫重元

據注元字下合有重廊二字

重常復格藻稅移旅

盈綣常畫

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元累棟也重廊累屋也常累係也復格三禴也藻稅畫

梁上之柱也丞屋曰移旅別也綣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之也

內階玄陛堤塘山

磨

以黑石為階塘中庭道堤謂為高之也磨謂畫山雲

應門庫臺玄間

門者皆有臺於庫門

見之從可知矣又以黑石為門限

八年周公分正東都

命蔡仲邦之蔡

蔡仲之命篇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

王邦之蔡

蔡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蘓氏曰郭號也周

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

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它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威然於三叔之刑幸王若曰小子胡惟爾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

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

哉

胡名仲字言仲循文祖之德改蔡叔之行能謹其所行之道故侯爾于東土仲往之國益當敬之呂氏曰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

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愆孝也順王命忠也常言孝則可以

移忠為蔡仲言忠則可以為孝違王命蓋自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以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

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上文言其改行而已



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為亂非但不為蔡叔之為亦非但如今日之所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為而止也

困窮

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推言遺迹垂憲之意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

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

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

汝嘉

中則無過不及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非聰明而強為聰明者必以妄作為智此其所以亂

舊章也厥度即舊章作聰明者以私意亂之以側言者聽人言改之人言之側非視聽詳審不可而詳視聽者

亦惟無作聰明者能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紀大

曰八年蔡仲之國遇洛見周公周公曰不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于已者可與處也

履祥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於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而至于聞閔之事辭愈詳事愈下而感嘆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九年封弟叔虞于唐

國語曰董因謂公子重耳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

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紀也。履祥按舊說成王三年封唐叔大紀從之而唐歷志遂言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今按諸歷各有短長年數不同武王十三年克商之歲歲在鶉火則十六年歲在大火至成王九年歲復在大火太初歷間以周公攝位之年則成王九年乃為三年歲次甲午星在大火此國語所謂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唐叔以封也歷志以甲午為丙午二字誤或歷不同爾今係之成王九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實  
沈參神也○史記曰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

傳曰成王滅唐遷之於杜○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  
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  
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字

子干

按平王錫晉文侯之命稱先王明事厥辟云云又  
曰昭乃顯祖則叔虞之賢可知翦桐之封非實錄

殆不可信

○秦穆公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衛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謂成王滅武庚選定四國之亂也

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  
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  
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官司彛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

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管蔡啟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

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按祝鮀言王之封建舉武王成王時事不

復論前後其分殷民諸侯族則或東征以後之事不可考矣

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

大紀附此年

書無逸篇曰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逸無逸者

謂其勿縱於酒色耽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

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

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

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諍既誕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諍俗語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為遊談誇誕也視彼小人其父

母勤勞稼穡其子尚不能知者乃逸之時其為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為後嗣



王懼而首援此以為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

十有五年

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

外也寅畏敬之存于中也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為已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縱怠弛之事皆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能躋上壽享國七十有五

其在高宗

句

時舊勞于外爰暨

年則其年壽蓋可知矣

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處於民間，爰暨小人謂於

是乃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讎也。嘉謂其教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

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凡羣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即位之初，謹於出令言而小民皆謹在位之間，不敢荒寧。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怨而於身遂壽康也。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事說見祖

甲紀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逃民間，身為小民之事，所以為天子之日能知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

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

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

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

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

其生則逸所以不知稼穡之艱難惟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惟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為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于此皆伐性之斧斤

傷生之蟲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麗者爾然而禍亂隨之如商辛是也其患有甚于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祖甲保養惠愛無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其年謂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

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後者槩言之周公曰鳴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言我周無逸之家法而

文王為詳蓋成王所聞見為尤近也抑畏謙畏嚴敬也抑畏則無逸不在言也卑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即就也康功謂安民之事田功即教民稼穡之事如孟子所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者九一闕梁無征之類

是也。薇柔則平易，近民而非姑息之柔。懿恭則即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其心常在于保養小民。而小民之中有鰥寡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其生意蓋郁然矣。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安暇而食，蓋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民之事也。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不敢盤於遊田，蓋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誨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蓋文王為西伯則西，諸侯咸聽命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觀諸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為方伯，其時已中年。又享國五十年，蓋文王壽九十七歲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

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以

者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于此  
淫則為縱逸之私欲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使無而  
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苦於拘  
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民惟正之供益人主正身以  
率之則能使萬民以正應之無皇曰皇大也猶云自寬  
也人君之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不過自寬曰且今  
日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即此一說已不足以訓  
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逸則天理有一日  
之間斷也沉於此隙一開日復一日此必將大有過愆  
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至是哉故終戒之曰無若殷  
王受之沈迷昏亂又酗于酒德紂亡國之主也以是為

成王戒蓋深警之也雖然為紂非難凡以一日周公曰  
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

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譴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章言所以致小人

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  
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訓傳傳之德義者  
與譴張以俗語誇誑之也猶上文乃諺既誕也此篇大  
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  
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為人已足以表於世而  
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  
有以俗語誇說誑惑之者苟人主於此師保之言不聽  
則必有蕆之為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患小人之



依而為之者邪人既蕞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  
民皆失所依民否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 周公

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  
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譟  
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迪哲

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必不致  
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省大自  
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  
則改之也不止於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

此夫含怒怒之微也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譎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必若是不永念其為君之道則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譎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人之譎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為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

茲承上文警戒以終之○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

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戒之意蓋切真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

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  
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  
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  
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  
穡之艱難故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叙有周  
無逸之家法文王尤為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  
之德防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  
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  
責人祇以重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  
周公嘗脩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  
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為圖左右觀省也

###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書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

公也○蔡氏曰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

時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

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公沒故命君陳然

則公蓋未嘗去洛也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

歸老果在何時耶

愚按周公治洛或此時偶以朝覲在豐耳○古史曰周公之子封者八人

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邢凡蔣胙茅祭或在畿內或在畿外

○禮記曰成

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

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  
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廋升歌  
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朱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  
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  
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  
禮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其因襲之弊皆用之羣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  
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君陳篇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

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於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成王營洛邑為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昔周公師保萬民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

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為

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

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薦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言其本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達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為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



明德不續矣。兼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已蹈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問今古，孰不願見而不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為周公者。蓋恃有聖人，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之功，不能自加此其。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所當戒也。

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

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即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艱難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友共虞度之，師衆之言同矣，則又思繹之，蓋在我之德既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所以度之此政。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之所以善也。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

葛氏曰成王始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此心至

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與○愚謂此成王

因師虞之訓而述君陳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為親近之臣獻納之任其為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

此固為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章之意勉君陳之

所未及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責民蓋立法特

以禁民而用之則又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加之即易為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民則庶無此過寬而有制

則寬意常行於法之中又非廢法以為寬也從容以和則其忌勢近民亦非勉強勉強則不能和矣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曰弘周公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曰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

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執法揆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審其輕重隨其時措之

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懲一而可以止百

者則刑之關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大誡不可宥也

爾無怠疾于頑無求備于

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

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承上文用刑之意而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東郊

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者與凡庶正之官皆屬焉無  
怠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一夫指官也頑者所未化  
求備者謂所未能事必有所忍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  
所容則德乃廣大修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溫純於職  
業則兼簡其修廢使人勸功於行誼  
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則人勵行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

世

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為物所  
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欲教之以

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之末而實在吾攸  
好如何敬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  
心得之真攸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  
習物欲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  
意蓋如此

○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呂  
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  
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厖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  
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  
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  
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

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受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內

書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

服憑玉几

蔡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袞冕憑王

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蓋六卿進無或三

公下無六卿蔡氏曰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

王曰嗚

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

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畱重詳也成

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太子嗣位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事也昔君

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

大命

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

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

逾

侗愚也成王自謂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釗康

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雖四十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之運昔者成王幼沖親罹其禍四國相延而起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為託然合遠近大小



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  
周薄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蓋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蓋相傳以為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固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為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致潔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為能歷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為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

至切之學至此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茲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蔡氏曰綴衣幄帳也羣臣

既受命王還內徹去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太保以冢宰攝政出命南宮毛當是括之

後齊侯呂伋太公子入為虎賁氏爰於也逆迎也南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旁翼室為夏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天子居喪之次曰梁闇比諸侯倚廬而加楣梁比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宅宗之地

此下文東夾所以不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冊命即太保命之也作冊以傳顧命古者冊書自有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冊之度

又異於常太保定其制焉送死事固大而顧命亦大故於崩之再明日即命作冊度其它喪事自有常職此不復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即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

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也伯相即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為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廷所須器物如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類是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為供

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

狄設黼辰綴衣

狄下士祭統謂樂吏之賤者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

設張之事者即幕人司几之類也黼辰天子之屏黼以

白黑為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糾者謂之壘以

象雷也文之方而四銳腰兩旁曲內首尾曲外者謂之

黼以象斧也即今銀樣畫也辰以繒為之設黼辰幄帳

如成王存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

覲諸侯之坐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戶

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為堂以南向為尊其位

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辰謂設

辰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篋

孔鄭諸儒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繒為緣

西序也華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

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嚮謂之序蓋古

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為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為中房前東壁為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者序別內外也然左右進以至戶牖間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猶云次第經由處也底者蒲席也綴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亮席也畫繪五彩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纁

純漆仍几越玉五重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雷為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

士維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為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當宸同又越玉五重

蓋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西階之上士殯於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於西夾為之所以西夾既設几席又加玉五重而別不陳寶漢天子殯以玉札謂之玉棺所以不腐周天子殯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未為梁闇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將傳顧命未備喪禮也荀席呂氏謂緝竹擇以為席也陳寶赤紛雜也漆黑漆親親不尚飾故此坐之設如此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屑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在東房

朝廷尊敬不設寶玉於東西序夾室則設之寶者先王之寶器赤刀博物志昆吾鍊鋼赤刀切

玉如泥者大訓即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即伏羲所獲龍馬負圖也屑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物皆精堅久遠

世所傳寶者。○蔡氏曰：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而綴輅

在阼階，而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氏曰：大輅，玉

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草輅，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最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草輅、象輅為次輅矣。賓西階阼，東階而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也。故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

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

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凡執器者皆士也崔弁赤黑色萃弁也綦弁鹿胎皮為之惠

三隅矛形如圭也畢門即路寢門也上刃外向也兩階祀賓阼兩階之隅也堂廉曰祀正義曰堂廉者堂基南畔廉稜也廉即隅角也堂為兩階則兩階接堂皆有隅角故每階以二人夾之然堂廉既主於南畔則兩階之間每廉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制如弁但加藻耳劉鉞皆斧屬東堂西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夾之前有廂則曰東廂西廂不為廂則曰東堂西堂也戣瞿皆矛屬東垂西垂路寢東西之階上也垂下階之處也一云垂堂兩邊也銳按古文作銳說文同讀若允側階者北階也東房半以北為北堂其堂西直室墉東直房戶而為北階以下蓋通宮闕之路也故惟一人守之自門而階則立衛者皆士至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



戎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囂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濟卿士邦君

麻冕蟻裳入即位

濟升也由西階未敢為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即就

也位者平日侍朝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

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

由賓階濟

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瑁方四寸和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

齊瑞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書即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

之光訓

御奉持也此即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即為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

史口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卞本從升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為禮或云大弁即謂天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惟有此命故康王冕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辭固槩括成王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謂也率循大卞則自亂于威儀之謂也變和天下則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之謂也然成王之命蓋為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王之語若此冊

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屢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為此冊則是後世遺詔儼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為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

眇小而如也顧命有敬逆天威之語故此亦有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

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為主宿肅也祭祭酒也咤嘆也王受上宗同瑁則

受太保命圭可知王措大圭以同爵祭告受命也祭訖以同授太保三咤嘆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上宗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也太保受

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

蓋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簠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

禮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故此報祭亦秉璋也  
也以同授宗人而拜王答拜者明為後也古者始喪雖  
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宗人  
小宗伯之屬也大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保  
太保受

同祭濟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攝飲福所以受同

祭而飲福濟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疾雖  
飲神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

有司諸侯出廟門侯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侯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

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  
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  
之義  
著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沒畢公繼之故此二公各率其方之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駟馬也黃色朱鬣陳之以為庭實諸侯也稱舉也圭守圭幣籍幣以薦圭也曰一二者明非一日臣衛者謂諸侯蕃衛王國者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為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敬義審宜也王審宜以在喪而嗣先德朝諸侯宜答拜也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贊相王揖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以未為後也弔者含者祔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

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

無壞我高祖寡命

上文再拜稽首贊見也王答之二相進贊揖遜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

也亦進戒也美若蕪氏謂美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矣蔡氏疑即下文厥若謂其所當順從者皆非也按字書美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美或作誘美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命之原亦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盡協文武賞罰之公而戡黜武庚伐淮踐奄以定文武之功以能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敬

之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特之基命六師  
即謂天子六軍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弛之反六軍王  
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皇則不輕其事猶云張舉天  
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易弛之事故諸公又特言之  
與蔡氏曰召公此言若蕤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  
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  
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  
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  
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子  
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一人剗報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  
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登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予羞

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

又方述求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勲舊又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丕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去其貪暴使人人各得其養也不務咎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為務而取咎於是也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處無不盡其實也誠之所積固自不可掩所以用昭明于天下然所以戮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銳之士忠實之臣之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為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指同姓大諸侯也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欲顯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之道雖身守國於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當奉行之事其無遺我孤子之羞也

羣公既皆聽

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前相揖蓋以王答拜而贊揖也此相揖蓋太保諸公

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此處喪禮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

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

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  
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  
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  
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而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  
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  
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

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  
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  
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  
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  
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  
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朱  
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  
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

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  
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  
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  
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肫月

三曰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王若曰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之體要也康王之意而命內史修飾之也嗚呼

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

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叙

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  
安筵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  
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敬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  
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  
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道有升  
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

降政由俗草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

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為政  
者當視時俗而為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  
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之警之至君陳之  
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  
世變風移老少長熏習滋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  
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  
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  
所以使之皆為善也

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

成

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

體

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敬於事者

焉

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敬於事者

一

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傳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昭著小

於

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昭著小

大

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衆望之孚養之

者

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

時

故我小子垂拱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將付畢公以

保

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鎮東都化商民

此

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言

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也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此東

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草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為蓋立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為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之畏疎斥之醜而慕為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

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

謹固封守所  
以康四海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

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

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貴乎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

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  
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  
歸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概謂之  
無禮法也逸樂泰養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  
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  
衰幣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  
論也而茲殷庶士庶寵惟舊率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  
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淫矜  
侈百邪竝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  
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  
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  
以使之永年涵民席寵又承三紀富庶商養之餘資之  
富矣訓典之而閑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以訓之者豈  
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  
有訓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  
也當稽古以為之說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

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為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剛則激亂柔則容

姦此化商之所以為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為德之允修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

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

多福

前後之時不同由草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

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踐

成終之命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

孫訓其成式惟又

總上文立風聲草舊俗申畫謹固而成其終皆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

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

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蕞爾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謾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亦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醜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放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

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

是為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

十六年卒

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

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二年未詳孰是

楚子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

王熊繹

注楚始封君

與呂伋

齊太公子丁公

王孫牟

衛康叔之子

燮父

唐

叔之子

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  
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

是為煬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首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



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大紀曰康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揚

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

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關雎興刺其說與

今傳不合而揚雄又以關雎為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

魯煬公薨子宰嗣

是為幽公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